



夏日散记

徐祥云

夏天的时候，大女儿几次邀我去北京度夏，考虑到自己和老伴年事已高，身体一年不如一年，去年在北京我和老伴还能为女儿家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，现在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，特别是老伴腿疾碍行，于是拒绝大女儿的孝心，我和老伴选择回老家静养。

天还是一如既往的热，干旱还在蔓延，玉米叶子早就蔫了，瓜果蔬菜焦黄一片，连最不怕旱的芝麻也耷拉着头。记得7月31日清晨5点，乌云自西向东急速漫过星稀点点的晴空，些微细雨伴着轻轻的东北风洒向人间，洒向久旱田野，洒向早已断流的潭溪。我赶快收拾好潭溪边滴水岩下的小石潭里尚未洗好的衣物，骑上我那三十“岁”的三轮“宝马”脚踏车，到家时后背已经湿透。我晾好刚洗的衣服，趁着晨光的清爽，睡了个回笼觉。当我一觉醒来已是八点，老伴做的那散发着清香的玉米糊早已闷好，养身养眼的苦瓜、山芋爪青翠鲜嫩。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，洗罢碗筷，拎了把小木椅坐到门边，望着门外马路上密集的雨花和腾起的水雾，我舒心地笑了。

“老头子！老聋子！发什么呆呀，今天下雨凉凉的，快去楼上捡捡扫扫，拿个拖把、拎桶门外接的清水、带块抹布……”老伴的呵斥声使我回过神来，夫人之命哪敢不从？照着她的吩咐提起水桶拿着抹布扫帚，沿着扶梯拾级而上，两年未登楼上，眼前果然一片狼藉，三个大外孙的书籍，日用衣物，自用的破衣旧被，斑驳的桌椅凳床，烂帘锈锁……无从下手。

我好不容易弯下老腰，从大外孙北边房间开始，掀开覆盖着的塑料布，由于高温熏灼，塑料布已经粉化，一粘手便尘土飞扬、呛得我咳嗽不止，洒些清水，拂去灰尘，轻扫慢抹，细心整理。细微深处见真情，大外孙在我家住的时间最长，也传承了外婆勤俭之风，小时候的小衣小鞋，读书用的文具用具，还有一台防暑的小迷你台扇用几层塑料纸包着，足见其思维缜密，做事用心，书本也分大、中、小学分别摆放，抽屉里的文具也分门别类存储着，衣橱里四季衣物一目了然……我可爱的大宝！你曾经住过的小窝承载着外公外婆多少甜甜的回忆。

收拾完大外孙房间，向南再去清理小外孙的书房。一张单人书桌，一排书架，桌前的台灯文具历历在目，各种书本文具满满当当，宛如小宝在枞阳读初中、浮山读高中伏案疾书的背影模样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离家上大学两年多了，外公仿佛看到了小宝的稚嫩青涩和成长。

二外孙的书带回的不算多，大概一蛇皮袋吧，多是浮山高中课本，还有两本：《水浒传》和《红楼梦》。可惜你的外公眼睛看不清了，所以学习要趁早，还有大学读本《经济学基础》，涉及的知识是每一个人须知的，如《合同法》《劳动法》等等。

整理三个外孙的书籍用品使我感慨良多，孙辈们大了，我辈老了，人生苦短，转眼百年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赶旧人！两天的好雨停了，世间万物又呈一片生机，树上的知了又在尽情地鸣唱着，潭溪的水又清澈见底了，她清如酒、明如镜、缓缓东流、入沙河、再入长江、再归大海。

风土

防虎露水集

徐启玖

防虎街道依偎在防虎山脚下，防虎山似乎没变，峰形、潜南干渠的水纹，以及山体上的“鹅蛋坎”，还是二十多年前我在此教书时的模样。只是当年潮涌般的赶集人气，已悄悄蒸发。老街还是那道不足一里的缓坡，两百来户人家，山连山，门对门。只是人迹寥寥，关门闭户，没了当年“乡下最繁华地带”的喧腾，唯有农历双日，还洋溢着一场鲜活的露水集生机。

我记得那时的凌晨，露水凝在鹅卵石铺就的街上，走在上面，凉气能透到布鞋里的脚指头。十里八乡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，卖柴禾的，嘴里哈出白气；卖鸡鸭鹅的，周身泛着粪腥；穿着胶鞋，挎着竹篓，泥鳅黄鳝窸窸窣窣地躁动；牵牛犊的，牛犊哞哞叫，赶猪仔的，猪仔哼唧唧……似一场优美的晨曲，在山林间荡开。

最先唤醒街市的，是邢记铁匠铺的叮当声。风箱呼哧的喘息，吐出半尺高的炉火，舔着铁砧，映得满屋亮堂。烧红的镰刀往水里一淬，滋啦一声，一股白气冲向渐温的街心。北头的老解头，像条泥鳅，在人缝里穿梭。打补丁的长袍，下摆氤氲着露水，湿湿的沉。腰间锃亮的秤杆，肘里挂着秤砣，红绸垫儿被露水沾得湿淋淋的。蓬头散发的小女儿拽着他后襟搭扣，要狮子头吃。他从口袋里摸一块锅巴塞给她时，眼睛却瞟向树林，有人私自交易，得防着点，怕漏了称秤的费用。

中街的程屠夫，敞着马甲，汗珠淌进护心毛，案板上的猪肉散发着腥味。地上的脚印踩得湿润润的。“赊着！稻子出来再说。”中年汉子接过稻草扎的亲家“彩礼肉”，脸上的褶子舒展开了。街南头的石师傅豆腐摊一晃眼就空了。“怎么不多做点？孙子要吃。”戴着白草帽的农妇望着光板，叹气道。“大姐，鸡叫头遍我就起了，磨得胳膊都抽筋。”“下集留两斤，别忘啦。”叶大伯捏着耳挖子，眯着眼，正在给躺在椅子上的赵老倔头掏耳朵，旁边站着个胡子拉碴的年轻人，急得直跺脚：“太阳快晒干露水了，我要回家收麦子”……

这些熟悉而又温暖的场景，就像电影画面一样，一闭上眼，就在眼前闪现。

当山风卷着晨雾拂到面颊时，我打了个激灵，突然从记忆中回过神来。我顺着光滑的鹅卵石街面走，三三两两的人，露水鞋印还有，只是没了当年的温热，凉得有些单薄。邢记铁匠铺的门半开着，有气无力的样子。风箱落了层厚厚的灰尘，久置的铁砧上凝结着一层褐红色的斑。墙角上挂着三把镰刀，已锈迹斑斑，也不知主人是谁。守铺子是老铁匠的儿子，正在后院焊接不锈钢门窗。“现在都机械化了，割镰早淘汰啦，改行做不锈钢生意了。”焊枪的蓝光一闪，惊了树上的麻雀，扑棱棱地飞，落下了几滴露水，钻入衣领，冰凉冰凉的。

老解头已作古。门口外立着一个显眼的玻璃柜台，柜里是刚蒸好的狮子头，还温热着。卖货的姑娘梳着顺溜的马尾，就是当年喊着要吃狮子头的女儿。我教过她，走多远就送来两个给我吃。咬一口，筋道而香甜，微辣又爽口，和记忆里的滋味分毫不差。临走我买了两大盒，拎在手里。中街的肉铺换了主，程屠夫的儿媳正低头刷着手机，案板擦得干净，不见半点血腥。她见我摩挲墙上挂着的稻草绳，笑着扯下一段，给我系紧刚买的两盒狮子头。她也认识我，她丈夫是我学生，结婚时，我喝过他们的喜酒。她说，公公老了，不再杀猪，传给儿子了。没见到当年卖豆腐的石师傅，不知他现在是否安好。路过叶大伯家门口，理发铺门落了锁，旁边有人说，几年前，老夫妻俩就去世了，孩子们把门面出租了。街口拐弯处的老槐树下，几个老人围坐一起，指指点点着正在山下如火如荼建设的安置点，旁边盛开着一簇簇野菊花，鲜艳而灵动，风一吹，花上的露水像珍珠一样，洒落在地。

我往回走，怀里揣着草绳捆的两盒狮子头，脑子里想着所遇所见，内心五味杂陈。

“绿野仙踪”

刘宏江

听说“西溪南”这个地名，不过是近两年的事。爱好摄影的朋友发来一组西溪南风光大片，就轻而易举地把我的心给俘虏了。接下来，一场说走就走的高铁旅行，半日之内就让我置身黄山南麓、丰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村。丰乐河，又名丰溪，是徽州母亲河新安江上游的一条支流。山环水绕的西溪南，就静卧于丰溪南岸。老屋古树，小桥流水，宁静淳朴，被誉为皖南最后的“绿野仙踪”，也被外来游客亲切地称为“西西里秘境”。

西溪南，深处皖南徽州腹地，自然和人文之美兼具。这里，枕山临水，风景独秀，历史积淀丰厚，是徽商和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。鼎盛时，村庄达到“千户万丁”之规模，并涌现出许多富商巨贾，曾被称为“歙邑首富”。徽商“贾而好儒”，崇文重学，十户之村，不废诵读。小小一方天地，人才辈出，先后走出徽州最早一位状元和46位进士，也因此被称为“进士第一村”。徜徉于西溪南的老街旧巷，如同走进一座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艺术博物馆。村中古迹甚多，至今仍保存元明时期古建筑十多处，清代民居古宅一百多幢。其中，尤以村中心的老屋阁、绿绕亭最负盛名，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被誉为“徽派建筑的鼻祖”。这里，还曾是中国古典私家园林的荟萃之地。散布于村中的果园、野径园、钓雪园等明清私家园林遗迹，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雅。拐过一道街巷，不经意间，就能遇见一株千年银杏、百年桂花的幽幽绿影。

历史上的西溪南，一向是文人雅士的钟爱之地，充满浓郁的文艺气息。明代江南才子祝枝山，年少时期客居西溪南的舅公家，并根据这里“丰溪八景”的意境，各赋诗一首。明末清初的大画家石涛逗留西溪南期间，以祝枝山“八景诗”作《溪南八景图》画册。“新安画派”代表人物渐江，在他的《江山无尽图》长卷中，描绘过自己眷恋的丰溪风景，并题下“独是丰溪可瞻恋，呵冰貌影墨零星”的佳句。唐寅、董其昌、陈继儒、黄钺、梅清、黄宾虹等

众多艺术大家，都曾流连于此，并留下传世之作。明末书画鉴藏大家、余清斋主人吴廷，出生于西溪南盐商世家，博古善书，藏晋唐名迹甚富。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《中秋帖》、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、黄筌《写生珍禽图》等古代书画珍迹，都曾被收藏于此。笔墨千秋事，诗文百代传。很长时期，这里都是令人仰视的江南艺术收藏重镇。

丰溪两岸，绿树环抱，碧草如茵，环境极清幽静谧。高大茂密的枫杨树绵延数里，浓荫遮天蔽日，倒映水底，形成一片天然枫杨林生态湿地景观。踏上丰溪河上的板凳桥、石墩桥，进入幽暗的枫杨林湿地，恍惚走进空灵神秘的梦幻之境。

我没有随其他游客乘坐观光竹簰在清澈见底、水草摇曳的丰溪畅游，而是沿水气缥缈的溪岸缓缓而行，然后静静地坐于绿荫掩映的溪畔桥头发一阵呆。呼吸清凉湿润的空气，聆听潺潺流水和悦耳鸟鸣，顿觉心肺如洗，神清气爽。

窃以为，这西溪南的“绿”和“野”，有着超乎寻常的治愈功能，不仅安神养目、舒心解压、平复现代人一颗躁动的灵魂，还可捕捉到古徽州最本真的诗梦家园。真渴望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这里住上几日，什么也不去做，什么也不用想，屏蔽尘世的那些喧嚣烦扰，于眼波流转间感受岁月静好。

沿溪而建的溪边街，粉墙黛瓦的徽式民居鳞次栉比。沿街多是售卖当地土特产、文创产品的小小店面。光洁的青石板街道上，树荫婆娑，水影斑驳。三三两两的游人，不紧不慢地走在街上，尽情消磨余暇时光。

森林、溪流、小桥、农舍，构成一幅灵动秀逸、充满田园野趣的天然画卷。西溪南，不仅是一座原汁原味原生态古村落，而且留下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。更值得称道的是，这里至今尚未受到过度商业化的侵扰，也没有门票收费一说。游人沿着村外阡陌小路，踏过溪上的古桥，可自由无拘地随意进出。